

观踩街

○ 良 琼

一天,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:“瓶窑老街将有一场你可能会喜欢的活动。”问其是什么活动时,她卖了半天关子,才把电子海报发给我。我一看,原来是民俗踩街,喜不自胜,忙给她一个线上拥抱。

踩街,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活动。它起于隋唐,成于宋元,兴于明清,原是老百姓们自发组织的一种用以驱邪祈福的表演活动。活动中,人们通过舞龙舞狮或其他民俗表演,来表达对新生活、新日子的期盼与祝福。参与者通常会组成长长的队伍,沿街巡游、展演,故称“踩街”。

以前,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踩街活动,后因种种原因,它们被搁浅在了历史长河的河滩上。近些年,随着各地对民俗文化的重视与发掘,踩街活动也重新被唤醒,并逐渐发展起来。去年,我曾在某新媒体平台上看到过福建泉州的“龙腾东海·福满泉州”踩街活动,深感震撼。

关于余杭的踩街活动,我也是早有耳闻的。“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,灵源村传统民俗舞龙、舞狮表演都会一同走上大街,向全村百姓奉献踩街表演”“大路彩龙船正月初十就开始出游踩街,到正月二十才结束。十天中要游很多地方,如长乐、双溪、黄湖等地各大小村镇……”这是我在《余杭文史》公众号上看到的一些记录。近两年的农历二月二和十月半,瓶窑老街和南湖庙会上也都会有相应的踩街活动……每次听说,我都会很心动,但因各种琐事,一直没机会前往,很是遗憾。这次,我说什么都要前去观一观了。——很多事情,只有亲临现场体会了,才能感受到它的特别之处。否则,一切都是苍白无力的想象。

这次踩街活动的规模相对较大,聚集了来自全区的二十五支特色队伍。巡游路线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到瓶窑老街,长约两公里,四个展演点。

余杭含十二个街镇,每个街镇几乎都有一两个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节目,如鸣鸟的鳌鱼灯、仁和的高头竹马、瓶窑的石滩花灯、仓前的葛巷拳灯等,我都曾看过相关介绍,

并被它们的传说故事所吸引,却一直没有欣赏过相应的表演。听说这次活动上都有,我很是欣喜。民俗表演更具自然性,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淳朴的感染力,是我从书本、电影中无法感受到的。

周末,天气格外好,阳光金子似地到处泼洒,没有一点风。我早早地来到老街,在年味中漫步。很多老人坐在老街旁的苕溪边,一边晒暖,一边等候着踩街队伍的到来,其闲适的状态令我不禁有些羡慕。等不及,我和朋友直接开车去了良渚古城遗址西门,准备从开端看起。

起源于五千年以前的良渚文化,是中华文明的曙光。这场踩街活动,正是从良渚古城遗址开始的。

传统的踩街活动开始时,通常会先鸣放礼炮,然后甩火篮开路。如今为了安全,多采用鸣鼓开道。这次的开道鼓很特别,是良渚玉琮的形状,由两位古良渚人装扮的彪形大汉推拉着前行。开道鼓后面紧跟着表演《良渚古韵》的展演队伍,之后依次相连,有大陆花灯、前庄腰鼓、女子舞龙、荷花锣鼓等,每支队伍展演完毕即上路踩街。不多久,整个街面就都热闹了起来,浩浩荡荡,五彩缤纷,真是一场视觉与精神的盛宴。

“别样的愉悦。让人感觉像是紧张忙碌的生活里突然吹进了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风。”朋友说。“是的,心情像是被改变了,变得简单快乐。”我答。

踩街活动,像一首简单直接但又浓郁热烈的抒情诗,它对生活、对日子,以及对人的心情都有一种渲染作用。经过渲染的日子和心情,像船张开了帆,苗吸足了水,动力十足。

队伍到达瓶窑老街时,街上的年货也都摆好了。毛腌鸡、七味咸茶、酱鸭……年味儿,随着踩街演员们的舞步,氤氲着升起。

这些由民俗文艺组成的踩街活动,不但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节日,而且也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更有认同感和自豪感,继而,也就会更加自信。

过一个“不内耗”的新年

○ 管洪芬

新年回老家,女儿问我,要是再遇别人问东问西怎么办?我笑着回她:“没事啊,遇到别人问,如果想回答就回答,不想回答,可以顾左右而言他,或者干脆沉默,反正不要被别人的言语影响,今年我们要过个不敏感不内耗的新年。”

想起往年回家过年,遇到熟悉不熟悉的,彼此间打招呼,很多人会习惯性地问:“今年赚得还行吗?”遇到孩子在身边,有人则会加一句:“拿奖状了吗?”老家人多,你问一句,他问一句,所有的问句以关心的外衣裹挟而来,常常打得我措手不及。说实话,很多事,我不想和人说,还有很多事确实也没达到眉飞色舞说出来与人分享的程度,更何况我面皮又薄,平生不爱说谎,又吹不得牛,时常地在遭受一连串追问后,面红耳赤又尴尬到手足无措,半天不知说什么好。然后,等别人散去,回想刚才的对话,我又懊恼,总感觉自己脑子真是不灵光,譬如刚才哪个问题,我不这样说,应该那样说,或许会更好。

说实话,因为各种“反刍”式的回想,新年给我的感觉并不好,还有老家,甚至老家的亲人,给我的感觉也不好。渐渐地,我不喜欢过年,甚至反感。好在,随着岁月的流逝,还有生活的历练,我现在终于慢慢地从这种“魔咒”中走了出来,过年就要快乐啊,更何况有时候别人的追问也不过是打招呼的一种,我倒实在没有必要“上纲上线”把别

人的每一个问题都当成考察。生活是过给自己的,与其过度敏感和内耗,倒不如取悦自己。

譬如今年,我粗略地理了一下我家的现状,女儿已经大四了。我想起,等回了老家,别人可能会问“在哪实习”“找到工作了吗”“20多岁谈恋爱了吗”。儿子才读五年级,别人可能会问“成绩好不好,有奖状吗”,还有我和老公,工资多少、有奖金没、过年有啥福利,说不定还会被拉出来和谁谁比一比……看起来的确好多好多敏感的问题啊,但是放松心情想一想,其实也没什么,即使别人问,坦诚地聊一聊也没事,纯粹把这些问题当成一种闲聊、一种打招呼的方式,坚决做到说过就算,绝不“反刍”,绝不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。

网上好多有类似烦恼的视频。有好多人说,等回了家遇到问孩子成绩的、问工资情况的……直接“叉死”;还有个人发视频说,家里有“33岁的当老师的堂哥,31岁当医生的侄女,30岁爬电线杆的侄子,31岁当老师的我,今年我们将舌战群儒……”哈哈,一看这就是一群未婚的即将遇上催婚的。其实想想,我们每个人活着,自身都会携带这样那样的“问题”,好的,坏的,可以说的,不想说的,还有很多事,受我们自己的性格影响,有爱分享的,有不善言辞的……做自己喜欢就好,自己不敏感不内耗,别人说再多,都一笑而过。



过年食记

○ 姜晓燕

年三十桌上那顿团圆饭里的重要角色,我就乐不可支:过年真好,天天过年才好呀!

杂鱼锅

大伯今年83岁,比我爸大12岁。他平常跟着他的大儿子一起生活。除夕晚上,我爸必将大伯叫过来一起吃年夜饭。

傍晚,大伯来了。他拄着一根铁拐棍儿,我偷偷拎过,极沉,压手。父亲让我陪大伯在外屋喝茶,自己在厨房里做杂鱼锅。

父亲做杂鱼锅一绝。无论是鲫鱼,还是苍条鱼,先煎后熬。用石锅一盛上桌,青蒜香油点缀,卖相绝佳,薄薄的一层红亮酱色,透着油下面的白肉,一筷子挑开,仿佛雕刻的美玉。

“嗯,味道不错。”大伯放下筷子,拿起调羹,舀起一勺鱼汤,在白米饭上一铺,吃了起来。

吃完,他就自己拄着铁拐杖回家去了,也不用扶。

我对爸爸说:“大伯在餐桌上吃得很少。”

“但我看出来他吃得很开心。大姐、二哥去世后,就剩下我俩了。团圆饭,一定要坐在一起吃……”父亲后面的话没说,我也懂的。

荤素煎包

过了除夕,依我们这边的习俗,都要邀请亲戚们到家里吃一顿。今年也不例外。我陪母亲早早地买好菜,她还买了面粉,说:“我做煎包给大家吃。”

母亲的手巧。她做的煎包,荤素两样儿。荤的是猪肉馅儿的,素的是韭菜馅儿的。与平常我们在小吃店里吃到的煎包不同,她做的煎包拳头般大小。每一只出锅,都带着一层脆底儿,金黄透明。面发得好,皮儿擀得薄,馅儿塞得足。咬一口流汤,烫嘴。

堂哥用舌头舔着从指尖流下来的汤汁:“真好吃。这就是‘年’味啊!在别处都吃不到!”

母亲笑着说:“给你装上几盒,放冰箱里。想吃了,热一下就行。”

堂哥摇摇头:“哪有现做的好吃呀?”

堂妹应和道:“热的时候吃,乡愁都在心里升温了。”

母亲看着一屋子的人,说道:“过两天,你们又都要走了,工作的工作,上学的上学,一年到头相聚的机会也不多。今天,我煎包再去做一轮,让你们吃个够。”

大家都说好。母亲走进厨房去擀面,我跟着她进去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:“这年过得怎么这么快呀?你几时走?你的衣裳我都还没有好好洗一遍呢。”我说:“屋里有洗衣机,我等会儿把衣服去洗一下。你不用担心。”她说:“机器洗,没有手洗干净。”我不说话了,拿起一个热乎乎的韭菜煎包,咬了一口,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

母亲做的煎包,让我觉得:所有对故乡的思念,都化作了舌尖上最熟悉的滋味。不管身在何处,人平安,心就在。只要能守护好当下所拥有的,就是人间的美好日子。

蜿蜒在古诗文里的蛇

○ 咸欣

人赏心悦目;或神秘莫测,如“大蛇横空,若云龙之影”,气势恢宏,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描绘不仅展现了蛇的自然之美,更透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敬畏与赞美,将蛇的形象升华到了艺术的巅峰。

古诗文中的蛇,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。它既是生命力的象征,代表生生不息、循环往复的自然法则;也是智慧的象征,寓意着洞察世事、明辨是非的睿智之光。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,屈原以“雄虺九首”之问,深刻追问宇宙奥秘与生命起源,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精神。

在古诗文中,蛇还常常被用作比喻,来抒发诗人的复杂情感。

它既是智慧的象征,寓意着洞察世事、明辨是非的智者之态;又是邪恶的化身,代表着诱惑与危险的存在。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蛇的神话色彩,更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与想象。

在诗人的笔下,蛇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。它们或灵动可爱,如“小蛇蜿蜒,似舞者之姿”,轻盈柔美,令

在古诗文中,蛇或潜藏于深邃幽暗的山洞之中,神秘莫测;或隐匿于波光粼粼的水泽之畔,静谧安详;或盘旋于古朴庄严的古刹之旁,超然物外;或翱翔于崇山峻岭之间,气势磅礴,成为大自然中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。

《诗经》有云:“维虺维蛇,女子之祥。”这里的“虺”与“蛇”,虽同为蛇类,却展现了古人对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精准的分类。虺,常被视为小蛇或毒蛇,其形象在诗中与女子的吉祥相联系,既体现蛇在自然界的普遍存在,又隐含古人对蛇与生育、吉祥之间神秘而微妙的联系,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“烛龙”,其“人面蛇身,赤色,居钟山之下”,形态奇特,神力无边,掌控昼夜,呼风唤雨,成为了自然界中不可小觑的存在。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蛇的神话色彩,更展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与想象。

在诗人的笔下,蛇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。它们或灵动可爱,如“小蛇蜿蜒,似舞者之姿”,轻盈柔美,令

投稿邮箱

4011611@163.com

美丽中国